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雲五主編

方望溪先生全集

(七)

方苞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方望溪先生全集

(七)

方苞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編主五雲王
庫文有萬
種百七集二第

集全生先溪望方
冊七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

撰者 方苞

發行人 王雲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嚴

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序

予槩望溪先生全集。既成之秋。往揚州道金陵。見湯丈雨生。雨生爲言。寶應湯品三。曾持望溪遺文冊子求題。走訪之。則得記湯玉聲所書周官經文後一首。既屬徐懿甫騰書山東。求高密單徵君藏本。壬子春入都。過合肥。得之。獲文十有九篇。讀書筆記數十。則邵映垣比部。又摘先生史記評語歸。予既旋里。將合槩之。復檢得先生時文稿自記二則。與沈晚叔尺牘三通。彙爲集外文補遺。先生之文。至是搜羅殆盡。未必先生之所許也。而天下好先生文者。則莫不以爲快焉。其故何也。良由先生躬程朱之學。本其心得。發爲經說文章。義理精深醇正。多洽乎人心之不言而同然。乾嘉時漢學攷證家。矜其強記博聞。往往以細故微誤。指斥先生經說。并及文章。而卒其所自爲者。瑣碎支離。悖義傷道。其優者亦第分學中格物之一端。於聖道爲識小。求其開通義理。周浹旁皇。如先生之有益於學者。身心實用。不可得焉。而其文章餽飭滯拙。更無當作者。平心論之。宇宙閒無今漢學家。不過名物象數。音韻訓詁。未能剖析精微。而於誠正修齊治平之道無損也。而確守程朱如先生者。多一人。則道著於一方。遂以昌明於一代。先後承學之士。私淑之徒。猶能挹其緒餘。端其趨往。卽用以讀漢學家書。亦能辨精粗。知去取。不流爲尾瑣無用之學。彼世之譏先生者。自謂能傲以所不知。而豈知彼之所知。以先生之學衡之。固不必其皆知者哉。先生學行。攷

宜祀于鄉也。而方其歿時。中朝媚嫉者多。鄉人未以爲請。予昨刻文集。蘇厚子以呈方伯李公。兼言未祀鄉賢。方伯欣然命桐人舉請。予與厚子所爲。於先生無增益也。獨後進宗仰之衷。至是始慰焉爾。映垣又爲細審刻本誤字。云是書將傳久遠。必求毫髮無憾。房掖垣王研雲蘇厚子。亦先後讎校。今悉依而正之。單徵君名爲總。字伯平。所弄遺文。云得之其族祖紫溪公諱作哲者。望溪先生之弟子也。數君子者。皆有功於先生。不可以不附識也。咸豐二年壬子十月。後學戴鈞衡識。

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目錄

邑後學戴鈞衡編

卷一

書後五首

記湯玉聲所書周官經文後

書諸公贈黃尊古詩後

書李雨蒼札後

記時文稿興於詩三句後

記時文稿有爲者譬若掘井一節後

書六首

與德濟齋書

與陳中丞書

答翁止園書

望溪集外文補遺 目錄

答劉月三書

答梁裕厚書

與梁裕厚書

送序二首

送德濟齋巡撫甘肅序

送張輅文省親序

墓誌銘四首

邵抑齋墓誌銘

李皋侯墓誌銘

李世蕢墓誌銘

張巖舉墓誌銘

墓表二首

黃耕山墓表

張文端公墓表

代

哀詞一首

喬又泓哀詞

尺牘四首

與顧用方

與沈畹叔三首

聞見錄三則

卷二

讀書筆記

史記評語

望溪集外文補遺卷一

記湯玉聲所書周官經文後

萬物之聚散。皆在周官。其端緒條理。不可以遽通也。余中歲始學焉。其職或分或聯。其事或列或否。或詳或略。其辭或損或益。或先或後。參差相抵。而精意與事實。皆具於空曲交會之中。而先儒多各就本文以爲之訓。故其覆之未發者爲多。程子有言。春秋一字有異。或上下文異。則義必異。是卽記所稱屬辭比事之教。而治周官者所當取法也。昔朱子以春王正月。不可遽通。遂絕意於春秋之學。及今攷之。周人卽以子月爲春。義具經文。顯然可徵。以斯知二經之微指隱義。非熟於本文。其端緒條理。不可得而見也。余晚學周官。苦其難熟。欲書經文爲六冊。日挾其一。候公事之隙。及服車中。時發而誦之。恨衰疲不能手書。閒與寶應劉生道此。會湯君玉聲客劉生所。生因以相屬。逾月以所書天地二官來。余爲心開。自日中至嚮晦。玩而不能釋也。湯君以善書著淮南。求索者跡交於戶。日不暇給。今爲余書六七萬言。而不以爲煩。又探予之情而速就焉。自顧無可以得此於君者。倘天假余年。得補舊學之缺。俾是經未發之覆。次第開通。而無遺憾。則君之就此。豈獨爲德于余者鉅哉。

書諸公贈黃尊古詩後

余自中歲以後。交遊日稀。雖當世知名士。或不聞其姓字。近益衰病自弛。親知故舊。以文墨相屬。一無一二應者。雍正六年孟冬。寶應劉篁村。持一軸一帙過余。曰。黃君尊古奇士也。年今七十矣。少學繪畫。嘗獨身行萬里。徧覽海內山川面勢。以發其奇。名公卿賢士。皆樂與之遊。爭爲文與詩以張之。獨自念與先生並世而未得面。必句一言而歸老焉。余固辭。篁村委而去。歲既晏。偶展其軸。則高山深林。余意中所欲觀之氣象也。發其詩。平生執友。並前輩知余深者。凡六七十人與焉。余生山水之鄉。幼而樂之。顧終身栖栖比邑。連郡數百里閒。衆所熟遊。未得一遇目。每當舟車奔走。遙望林泉中。心輒惘惘然。又閱諸君子詩。其言笑音容。宛然余前。而無一存者。用此始而欣然。既而益愴然也。因書以附諸君子之語後。黃君名鼎。虞山人。

書李雨蒼札後

吾友永城李雨蒼。年七十有八。而好學不衰。乾隆二年冬。以書來。言有孫廷直。聰明質仁。甫成童。徧誦五經。而天死。念所學莫之能承。每發書。輒隱慙而中輟焉。憶余出刑部獄。過所知。其人初授館職。飭之曰。君自是可一意於古人之書矣。作而曰。吾不能。未敢爲違心之議也。時人爭傳余行後。某立招狎客。吹竽擊鼓。號呶竟夕。以祓除不祥。他日以實叩之。曰。果有是。敢匿情乎。吾輩於書。特陽浮慕之耳。若誠好之。不祥孰甚焉。嗚呼。觀廷直之天枉。豈得以斯言爲妄哉。在昔吾弟椒塗。及亡友張樸村之子直方。李剛主之子。

習仁皆然。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。及觀程邵公誌。乃知人之賦生。精一者閒值而難久焉。又觀邵子所云。而知天之生人。其精神固不能以數聚焉。嗚呼。二子其知之矣。豈書能爲之祟哉。

記時文稿興於詩三句後

海甯許公。視學江左。時余在京師。公遺宛平高先生書。稱爲江東第一能文之士。還江南。謁公于澄江。未嘗執諸生之禮。稱謂用後進所施於先達者。越日。公招飲使院。同謁者聞之大駭。余乃自悔失禮。而公愛余益厚。居門下者。乃莫能先焉。癸未榜揭。公見韓城張先生言。闈中得曠九號卷。淵懿高素。有陶鄧之風。必海內老學。細叩。則余文也。二場屬對工者。尙能舉其詞。余時南歸薄遽。未得繼見。踰歲而公出理北河。每見朋游。必屬曰。爲我語方君家貧親老。乃爲舉世不好之文。以與羣士競得失。將以爲名邪。何所見之小也。今年入試禮部。易爲嚴整明暢之體。蓋感公相責之語。而自悔曩者辨義之未審也。此篇乃臨場揣摩之作。故并記所由。以識余之鄙劣。而數爲賢者所器重。蓋深懼其無以稱焉。

記時文稿有爲者譬若掘井一節後

此乙酉江南鄉試題。表弟鮑季昭文。抑於同考。而爲主司所賞。刊入鄉墨。余未之奇也。攜入京師。潛虛大山北固。皆嘆賞。安溪李公。以爲天下奇才。當勉以著述。余歸寓覆視之。仍無奇。還江南。偶以三題課兄子道希。因自擬作。審察題義。取鮑作再三視。其首篇詞義。俱拔出先輩之外。次篇理備法老。更無從出其範。

園惟三作精神未旺。因握筆爲之。含意聯詞。便覺其文亦親切有味。中幅竟沿其意。惟前後稍展拓耳。夫以親戚暱好之文。再三審視。猶幾失之。世之司文章之柄者。未必有過人之明。而一不當意。遂棄如遺跡。他人善之。轉生媚妒。何其用心之不恕也。記此使聞者省焉。

與德濟齋書

臺灣未開。不過島夷一蟻穴耳。既開之後。沃野千里。粟溢泉漳。物產豐盈。盜賊覲覲。故叛亂頻作。幸而速平。若措注失宜。不惟七閩之憂。乃濱海九省之劇患也。雍正□年。督撫請築郡城。僕爲駁議。視鄂朱二相國。先帝尋改成命。特降明諭。以覺羣愚。乾隆二年。大吏復請。九卿中無一知有前諭者。僕檢示。然後相顧愕然。公今作督。若不能遠慮。則終無可望矣。蓋郡城一築。設有變亂。官軍雖入鹿耳門。必坐困於賊。僕前議所已詳也。然計萬世之安。非削除鹿耳門之險。終無完策。往者鄭克爽。朱一桂之平。王師皆連鯨澎湖之澳。以伺風潮。風潮時激。水高港平。衆艘齊入。故功成於旬日。若賊先設守於澎湖。則我師不能暫停。況久伺風潮之便哉。其餘南北路。不過打狗東港淡水鹹水笨港。巨舟可入。而大洋中舟無所泊。拒守甚易。攻入則難。若有雄傑多智數者。竊據其中。擁百萬之衆。粟支十年。我入則難。彼出則易。北至登萊。天津。遼東。南至廣東。乘風帆皆旬日可到。豈獨閩浙江南。前此數遭寇掠哉。僕問之閩人。多云。是乃天險。巨石互盤。下皆鐵沙。不可疏鑿。此庸人之見耳。龍門蜀江。上古皆能開通。況後世器械益備。人功益巧。山海關立。

鐵於海中。端溪之石。穿泉以取。鹿耳雖險。石出水面者。可火焚而醢解也。隱伏之沙。俾沒人下鑿。深丈有五尺。則無不可入之舟矣。公試集士人。叩以自鹿耳門通安平港。焚石鑿沙。廣五十丈。用人工帑金之數。懇切入告。先開門左右各二丈以爲式。然後次第興作。積以歲月。何患無成。其然。則如廣東之瓊州。少建城堡。分設州縣。永永無患。否則一旦有故。欲如前此候風潮而入。不可得也。

與陳中丞書

僕常痛自先兄歿。尋常言動。不復有所畏忌。自劉君月三。張君彝歿。雖有耳不得聞其過。忽得手書。責以循不肖子道章之妄舉。且誦且懼。爲感爲愧。欲具列所以。則不肖子無以自比於人。欲隱而不言。則僕之惡亦有難自任者。是以涉月經時。而無辭以對也。雖然。執事乃不肖子所宗師。而僕之畏友也。敢匿情乎。往年八月。僕遘熱疾。而醫者以爲寒。藥物誤投。幾死者數矣。至仲冬望後。稍蘇。聞道章闡墨。見之始大駭。詰其故。曰。此謬廷先生所刻同門卷也。先生削定首篇。章謂與後二篇不類。請存其真。而以先生所定爲改墨。先生從之。章未嘗自刻也。問其出幾時。則已徧流於朋齒矣。是子也。愚而自用。卑幼而自尊。其顯過則不聽於師。而隱慝則不告於父。一舉而四惡備焉。此僕所以隱痛而不忍言也。然僕未前見其文。則有不待辨而明者。其首篇多誹語惡調。其誤用經書者四焉。使僕見之。肯衆播其謬醜乎。今經書誤用者。已屬謬廷先生改刻。其明徵也。抑更有恨者。士競文術而忘行義。其邪惡藏於肺腑。欲洒而濯之。師不能

得之徒。父不能得之子。不肖子聞經書之誤用。則目煢而色沮。而失禮於師。取憎於父。則未見其內慙而食不下也。往者京師士友。知僕時危疾。頗有私責章者。章聞之蔑如。及見執事教督之言。始知以冥行上累其父。乃稍有懼心焉。使過此以往。終不能悛。則不惟執事宜揮之門牆。僕亦將舉古放逐之禮。庶其困而悔乎。執事徐察其他行。而時以告僕。則爲賜大矣。濟甯分手後。曾屬楊君致周官集注。邇年時復改易。將更寫。並所箸喪服或問。及辨正周官戴記。詩書子史。爲劉歆所僞亂者。十餘篇相質。然非得信使。慮有浮沈。未敢輕付。言不盡意。勞積何如。

答翁止園書

往歲聞流言已達於山右。甚恨之。致書梁君。以釋其疑。而杜謗者之口。不以告者。以吾兄之清介。而鄉人每反其事。以相謗傷。不言其故。則無爲通書。直言之。又恐爭辨滋彰。如泥中之鬪獸。今年得兄子希及兒章家書。復告梁君。敍貼諸經。亦非吾兄不可屬。卽以鄙意相聞。又附書家郵中。以報。豈俱未達邪。前後來示。僕再三推究。竟不識指意所屬。鄙意止就崑山刻本。存其可者。而不雜以注疏大全。俾購者易得。而用功亦有節次。始事時已詳言之矣。至編纂則通論大體者。別爲一編。或弁於前。或附於後。章解句釋。各列本文下。此一定之法。吾兄所編易解。既有成式矣。所謂詳閱者。欲吾兄於僕所採。芟其支蔓。於已所增。明注其旁。又已詳言而屢屬之矣。不知吾兄所謂立一主宰。設諸條例者。更有何等義法。是以難於置對耳。

僕嘗欲每經匯漢唐至元明義疏爲一書。其通論大體。最要者爲綱領。其次爲總論。章解句釋者。則分八類。首正義。次辨正。次通論。次考定。次考證。次餘論。次存疑。次存異。存異則加辨斥焉。但專錄崑山刻本。除去所載注疏大全。則所謂綱領者絕無。而正義亦罕有。吾兄幸酌度。若正義尙多。則總論別編。不必標綱領。敍列八類於章句每條之下。不復以時代爲次。亦可使覽者開卷了然。自今先編春秋。次尙書。望切究之。不宣。

答劉月三書

連得手示。皆慮不孝子以哀致疾。此不孝子平日飾行隱情。以致久故如兄。猶未察其薄戾冥頑之實也。傳曰。哀樂不失。乃能協於天地之性。是以長久。故先王制禮。哭泣辟踊。所以達哀愠而安心下氣。於養生之道。非有所違。不孝子所內自恨而不容於心者。少壯無良。重微利而輕色養。計數生平。在二親之側。日月甚稀。繼又自作不典。使衰疾之母。北來就養。未獲數歲之安。而永棄其孤。不孝子心絕志摧。宜千百於恆人。而自忖乃不及十一。此心頑然與禽獸無別。故不敢匿情於執友之前。望語二三君子。使知不孝子不得復置於人數中。其臯殃不可少減。此義惟吾兄必灼見其然。是以敢私布之。

答梁裕厚書

聞足下南行。專爲排纂宋元經解。不獨信義著於朋齒。且使七百年先儒苦心。耿著於世。而有功於先聖。

之遺經。非足下志力遠過衆人。豈易成此。來示欲並刻僕所刪取五經大全。足覘所志闊遠。但大全行世。近四百年。家有其書。且崑山刻本中所刪取。有不能遠過大全中所芟蕪者矣。並刻之。恐轉生學者之疑。果能不惜工費。僕有批點補注史記。刪定補注管荀二子。半大全之費。便可刻三書。其行世尤速。將期月而徧布於海內。可使學者因文以嚮道。益信經解之刪爲不謬。而爭先欲觀也。止園編次易說。尙未郵致。鍾勵暇從其父於江西。適有書至。尙未見足下手札。僕復書。期以事畢。卽過江甯。又閩中雷孝廉名鉉。頗好古。近官國學。聞此舉。自矢明春不得於禮部。將告歸共成之。其學識亞於止園。而微勝勵暇。若有意相招。幸示復。便與要言。此事非得二三人。不能速成。僕始意總標全節。而序列各解於後。蓋恐細分則有僅存經文而無解說者。旣思小象傳無解者甚多。且此書本以補注疏大全所未備。止列經文。亦可使學者知羣言放紛。皆黃茅白葦。多駢旁枝。而一無所取也。不如壹仍注疏編次。大全所分節段。以便學者。已作札告止園。未審足下所見若何。惟切究之。

與梁裕厚書

發憤以十月朔。閱崑山刻宋元經解刪本。而事殷日短。涉月三日。始畢周易第一冊。更清寫并原本寄覽。望校勘無訛。仍寄示。俟卒業再議發刻。此書成。然後以僕所刪大全。益以所擇注疏。及折衷內羣儒語。及是編切要者。別爲一書。則此經之義訓粗匯矣。止園用古易編次其說。雖本朱子。但孔子始作十翼時。文

王象辭周公爻辭本各爲一編。安敢以己所作與先聖並列。後世旣以程朱及羣儒語注象辭爻辭下。則以孔子之傳近附象爻。俾先聖相承相變之義。後儒引伸辨難之辭。開卷了然。未嘗非治經之法。況自注疏大全。流布海內。學者日習而心安之久矣。今必分之。使覽者旣畢爻辭而後別觀孔傳。則前說遺忘。義意無由浹洽。欲尋其相承相變。引伸辨難之意緒。則方觀於此而又檢於彼。反耗精而費日。凡此皆立異求名。非灼知治經之體要。而親嘗其甘苦者也。止園精神血氣日衰。仲秋抱疾。至今未全愈。大懼薄祐未能久留於世。以觀是書之成也。恩恩不盡欲言。

送德濟齋巡撫甘肅序

孟子言士能尙志而居仁由義。則大人之事備。而求仁取義。則自無願於膏粱文繡始。嗚呼。伊傅周召之事業。不可以望之漢唐以後之名臣。其根源以此而已。惟漢袁安、楊震、諸葛亮、宋王曾、范仲淹、天資近道。故其志亦巍然特出於二代。然皆家世儒素。初未染於膏粱文繡。及學之成。行之堅。則雖富貴而無改於前度耳。吾友德公濟齋。系出太宗。少藝勇絕人。年二十。囊弓韜劍。篤志聖賢之學。閉戶窮經三十年。其學尤專於易。所爲圖解。能引伸先儒之緒。而自發其心得。其躬行則以養大體爲宗。而實踐之。常避所應承公爵。俾兄子嗣焉。世宗憲皇帝知其賢。雍正十有三年。起家爲兵部侍郎。乾隆元年秋。出爲古北口提督。二年春。特簡巡撫甘肅。蓋以此地控制西域。固抱秦隴。師旅初罷。民氣未復。而武備又不可弛。布德壯猷。